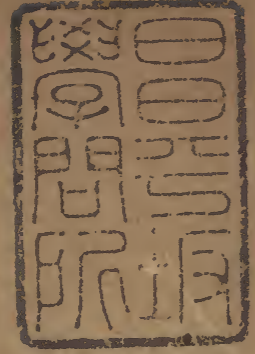


真西山集

一之二



詩賦  
對越甲藁

漢書門			
一	二	三	六
八	三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一	漢
六	二	二	書
冊	架	號	類

別集十九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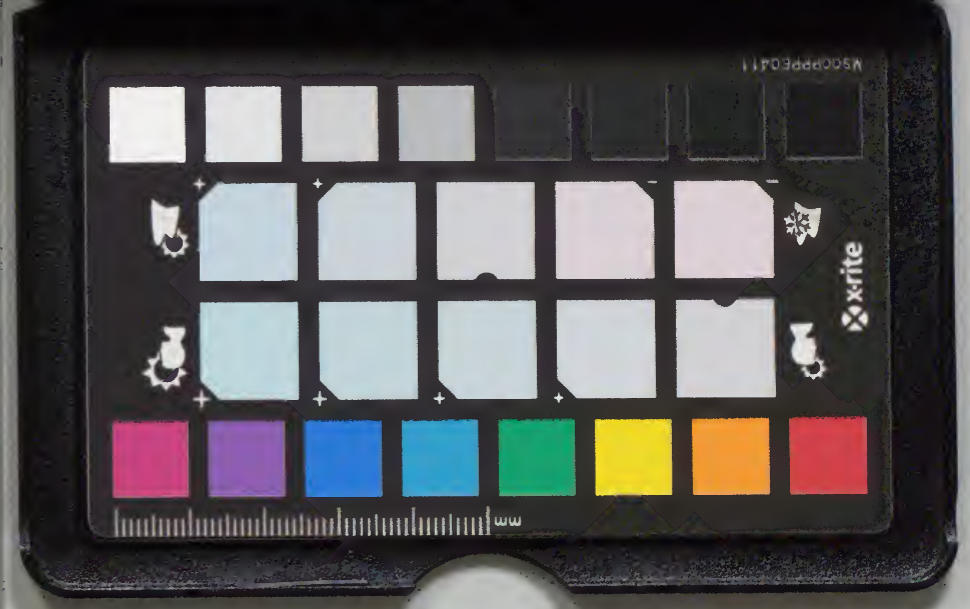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6	
冊數	18	( 2 )	
函號	316	26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明後學武陵楊 鶚伏庵父 重脩

新寧林懋材君華父 校閱

宋 贈銀青光祿大夫 正統三年奉 聖旨 追封浦城伯 真先生本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為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

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

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

舍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

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諍之者其

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





之則嘉泰之失已深于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  
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  
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  
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如此豈不  
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  
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許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  
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歿入百  
萬之貲自此籍歿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言金  
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使金道聞  
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楊之楚自

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阪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  
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也時史  
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  
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  
請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  
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領廣德太平  
與廣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徽  
州寧國守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  
司胡槻辭極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  
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



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諫官道傳尋亦召還德秀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衄德秀親授方畧擒之後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府母喪除授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淵源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

名分 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含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雉



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聞叅聽于公朝淮蜀二閩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促曩以訛言之故籍有

譏呵之令為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為殺戮為都城之民搔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反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嘉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



事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殺中  
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奉祠諫議大夫  
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  
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勉歸修讀書記  
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紹  
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  
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申或勸畜養精神德秀  
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彌遠歿上  
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  
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

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  
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  
敬上欣然納之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  
端平二年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  
資政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  
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  
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  
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  
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媿其  
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閨曰



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  
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  
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  
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  
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  
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  
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  
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  
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  
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

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

古詩

登南嶽山

煙霞本成癖况復遊名山舉手招白雲欲納懷袖間  
咄哉亦癡絕有著即名貪振衣遇長風浩浩天地寬

題金山

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春天將古來  
義士骨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峰孤根直下二千  
尺動影裊窈冲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  
窻櫳雙槳伊軋破浪屋恍忽置我高巖從是時千山



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髮蕭  
爽琉璃宮披衣明發躡煙靄決皆俯入歸飛鴻襟前  
渤澥斂暝色袖裏岷峨吹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  
埃野馬何時窮蒼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

送湯伯紀歸安仁

交情世豈乏道合古所難自我得此友清芬襲芝蘭  
苦語時見箴微言獲同參相從仁義林超出名利關  
此樂未渠央忽告整征驂索居可柰何使我喟且嘆  
至危者人心易汨惟善端苟無直諒友戒謹空杆盤  
重來勿愆期同盟有青山聖經如杲日群目仰輝耀

利欲滑其中雲霧隔清照正須澄心源乃許窺道妙  
周程千載學敬靜兩言要幾微察毫芒根本在奧竅  
持此當弦常迂矣君莫誚

送裘司直得請西歸

輕舸龍山頭木蘭作雙檣飄然裘司直乘向南昌去  
問君鷓鴣中脫身遽如許棲遲三十年始得官掌故  
小湏上上考豈不登省戶自言野心性昧目九衢霧  
修竹歲云晚萱草秋亦暮嗷嗷投林鳥猶得反其哺  
江西父母邦非復昔饒裕蠻煙一腥穢樂歲且狼顧  
豈空杼軸行旅窘刀布天門窈萬里可望不可籲



君今佐元帥精采繫一路瘡痍俟滌濯畫諾歸欣助  
先聲路人喜高節懦夫慕逆當再前席一正天子度  
白鷗沒浩蕩蒼鶻在指呼我亦南陔人扁舟從此具

題八君子圖後

劉子出西江訪我江之東何人與偕來街袖八鉅公  
韓歐開濟姿如晴月生空潞公山嶽重文正霜檜同  
玉立者坡仙天游匪涪翁一朝參我前毛髮生清風  
淒其趙韓王小異凌煙中半山執拗面亦得傳無窮

趙中令像與今原廟  
南食本不同故云

泉州貢闈慶成

維南有州古佛國選佛場開自疇昔誰歟經始梅溪  
翁萬桂森森皆手植文風日盛賢材多粉袍立鵠肩  
相摩萬間庇士豈不欲環規柰無餘地何那知吉壤  
在咫尺鬼神撫呵天所惜一朝幻出青瑤宮山靈獻  
卜龍避席昔虞局促今恢舒乘黃騁足騰康衢闢新  
葺舊兩輝映美哉輪奐雄規撫歲直金虬大魁出賸  
喜慶成逢此日來春甲子又一周天相吾泉真可必  
蟬聯四坐皆豪英一樽敬為諸君傾浮雲富貴靡定  
態要看名節留芬馨我今歸作漁樵侶清夢猶馳筍  
江許鳳鳴側耳聽朝陽把酒空山為起舞



真西山文集卷之一  
壬午春社之明日請尊老會于西山之精舍  
龐眉皓首奕奕相照真吾邦希闕之盛事輒  
成口號一首併呈諸耆壽且堅異日早退之  
約云  
耆年自是國之珍何間衣冠與隱淪華髮共成一  
歲清樽相對十三人休談洛社遺風舊且頌僊游慶  
事新三徑未荒宜早退要將壽櫟伴莊椿

長沙贈高年陳氏母子

陳氏春秋一百一兒女年皆過七十一門慈孝更雍  
俞四老真堪入畫圖長官申闕太守喜召至階庭如

盛禮老萊綠服作兒啼今視古人更過之老萊一身  
娛戲耳况有三兒奉甘旨人言潭俗不古如君看此  
事天下無一門高壽何由得慈孝之人天所惜我願  
湘民胥效之從此九州皆壽域

長沙新第呈諸學士

莫清彼瀟江莫峻彼衡嶽澄光挾秀氣日夜相回薄  
月吸珠含胎虹貫玉生璞子方有苗裔温然粹而慤  
一童與三何雙鳳兩鸞鶩奮身辭草萊正論吐諤諤  
彤庭拜恩歸天香尚盈握良才國之寶一見我心樂  
平生功名會萬里初著腳永有致主念更勉經世學



真西山文集卷之一  
九  
錙銖分義利毫縷辨純駁相期激清風與俗洗氛濁  
誰歟指其南是邦有先覺

送林自知自幙中歸常寧

始吾與林子周旋大江東子方清且貧簞瓢屢云空  
勁氣凜不折耿耿如長虹明年擢高科對策大明宮  
一尉遲五年出入無奴僮再見湘水濱凜凜復昔同  
招徠元戎幙汎綠依芙蓉小生敢相吏故人儻相從  
云胡歲未竟決去如霜鴻挽之不可留即復少從容  
老我慵且鈍栽培欠深功子進未可量德業方崇崇  
懷昔君子和氣填心胷濂溪霽月朗伊水春風融

至今想其人猶為起敬恭天資貴強矯學力無終窮  
我如石之頑遲子相磨礱子質雖玉瑩可廢它山攻  
鴈峰母久留來思靈麓峰

司理弟之官岳陽相別于定王臺悽然有感為  
賦五詩以餞其行

定王百尺臺長安萬里目昔人思親心山川詎能局  
於焉共登臨使我增感觸微霜墮陔蘭悲風撼庭木  
銀山在何許白雲但空谷搔首重裴回冥冥江樹綠  
念昔戲綵時歡娛共晨夕天風吹驚鴻一散不並翼  
相逢重湖南感歡復悽惻王事不可留去指重湖北



層樓時悵望茫茫楚天碧數寄平安書老懷庶寬釋  
憶我將漕年適如子今日於焉四閏餘過眼風雨疾  
壯疆豈足恃進德當汲汲永懷古之人聞道在四十  
我慚已過之因循悼前失子盍猛自鞭聖門本無柅  
心源本澄靜皎月懸暗空利欲一汨之晶明變塵矇  
擾擾千虵虺攢攢萬銛鋒昏冥弗自覺乃與禽犢同  
一朝發深省妙理仍昭融要須大敵勇鉤援臨崇墉  
不見簞瓢人四勿收殊功

先民不可見懷哉金玉音士雖一命微愛物宜存心  
引茲園扉內白日變重陰火情籠楚下寃哉詎能禁  
諱嗥漫弗省鬼神為悲吟子往蒞其職朝夕惟欽欽  
謹刑勿留獄斯語真良箴

志道生日為詩勉之

我聞洙泗言惟仁靜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盍深究  
越從開闢來新故更禪受巍巍獨山嶽屹立鎮宇宙  
其體固而安其形博而虛呵雲霧興涵煦草木茂  
皆由一靜功變化生萬有千古無動搖兩儀等悠久  
吁嗟人心危六鑿互攻闢眇焉方寸微休彼群物誘  
擾擾無寧期得不易衰朽汝今志于學一念貴操守  
天真浚其源人偽窒其實治容命之斧妖聲性之寇



名真西山文集卷之一  
三百五十五  
脂毒由厚味亂德本醇耐當如禦讎敵豈但惡惡矣  
歛然肅襟靈神物森左右融融湛虛明後後息絲揉  
還吾性之仁萬善此其首但存達德三可卜與齡九  
不勝玉女心持用薦杯酒

題全氏三桂堂

唐人重科甲擬以折桂榮一登群仙籍不羨千佛經  
終全歲寒姿乃比秋香清咄彼牛李輩伊優至公鄉  
迨今齒其人名字猶臊腥卓哉劉戶曹直氣霜稜稜  
一朝脫淡墨千古揚芬馨鷄峰有名家奕葉彰儒纓  
庭中三嘉樹屹立長以寧寧西風正摧落翠葆黃金並

勁節松可友孤芳梅謂兄丁寧命諸郎我豈貪等名  
愛此臭味同故以書吾楹爾曹方楙學志取宮袍青  
要須勉植立毋但希騰凌已大外物小道充人爵輕  
當如燕山竇義方垂世評勿效東堂詵射策矜虛聲  
懿哉君斯言可折末俗醒刻詩堂之楣坐觀全氏興

壽楊蘇父

迅雷地中藏當此沍寒日積陰排層室初陽露微茁  
而曰天地心於此見機括良猶勢方升猶木吐牙枿  
培壠勿使傷怒長焉可遏此理之在人善端實初發  
熒熒火將燃涓涓泉欲達吁嗟道心微物欲易攻奪



差之一毫芒相去舜與桀要須二者間明辨與精察  
見義勇必為歟如矢之決去惡稟勿疑割如刃之割  
坐令人偽消但覺天機活四時無非春八荒皆在闡  
喜君生茲辰耶為演此法願祝君壽長勿嫌吾詩拙

舞鶴亭歌

舞鶴亭空亭無鶴胡為名亦如西山賦招鶴無鶴可  
招也不惡何必玄裳縞袖二八真娉婷想像標致便  
足使人毛骨清仙翁好鶴非徒爾鶴德從來比君子  
坡仙自謂吾不如今翁與坡豈其殊蒼苔白石有餘  
樂一似簞瓢甘澹泊笑殺飛鳶太不靈貪腥嗜腐

然爭九臯一喚醒人耳又如斤言之善應千里更笑  
荒林老木終日號畢逋說吉說凶誰聽渠仙翁愛鶴  
愛其德我讀翁詩三歎息便好從翁痛飲醉倒斯亭  
邊振袂起舞學胎仙

送吳定夫西歸

吾衰倦對客晤語惟青山修竹引清風時為掩柴關  
今晨何人來蹋破莓苔斑驚顧復自喜不妨伴虛閑

又

世情重聲利榮塗足趨走夫君獨何為經年闡林藪  
東尋金壇翁南訪玉峰叟借問兩臞仙來時輕健否



又

慈門者仙伯乘雲賓帝鄉念之每汎瀾風味不可忘  
其門多英特清文照縑緗為我勗諸賢佐道當自強

君橐中有趙元道表廣微錢  
子是陳和仲諸君之文故云

麻源在何許茫茫白雲端悽其一布裘何以禦風寒  
歸來有餘師興盡當知還便好斲空谷賸種青琅玕

詠仁

程子精微談穀種謝公近似喻桃仁要須精別性情  
異方識其言親未親

題隱者蘓翁事迹

蘇翁雲卿廣漢人隱東湖上魏公為相使節  
漕挽其來一夕遂去不知所之

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蘓公高節如子  
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  
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卷中有詩  
足與有為  
者故云

題湖山清隱

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居皇天從來具老  
眼勝地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月景曾次萬古皇  
王書夫君豈是終隱者要學川雲時卷舒



新橋行

紹定戊子長至後九日南浦新橋舉梁其明日縣尹宋侯之壽旦也輒賦新橋行以為侯壽

去年壽君時清溪無梁涉者危今年壽君時長虹卧波指可期珍材遠林天發隱文石象玉神效竒蛟龜為橋頃刻就又似仙伯工娛嬉官自憂民民自樂此事更屬無窮思要湏移此濟川手棟我王圃無傾歌從今南浦淥波上惠澤千春同渺瀰

贈小鐵面王相士

君以鐵面名自謂相人無軟語我亦鐵心人不把窮通來問汝獨有一事欲扣君學海無底難窮尋幾時鐵拳透鐵壁直窺千年賢聖心

贈岳相師

余方與友人劉定甫論西銘而岳相師來索詩遂直書以贈

平生慣讀橫渠銘不讀許負天綱書窮通歡戚若有二天之玉女元非殊但應內省無所疚何必從君問休咎北窓燕坐寂無言時聽幽禽哢晴晝

七峯行為外舅壽



有崇南岳之五峯倚天聳立雲濛鴻我嘗振衣峯頂  
 立頗似吾鄉好峯七七峯五峯小大雖不齊氣象崢  
 兀實似之牛首峩峩峙巖關蕉嶺楊梅兩奇絕南臺  
 林磔佛世界百丈煙霞龍洞穴仙人冠劍端且凝仙  
 源萬疊秋空橫仙源謂余婆山以仙遊山水之所縈  
 自出故立今名以正此山之稱謂縈  
 青縑白望不斷好似衡山山下看歸來秀孕兩宗工  
謂文莊與  
 文公也文章節操為世雄百年山川久寂歷人物  
 今有仙游翁翁才古干將翁目巖下電千牛解剝刃  
 有餘萬象妍虫鏡中現可持龍虎節可運玉帳籌才  
 高驚眾世弗售祇令遺愛留丹丘丹丘遺愛人人

經界寬租惠最多后皇嘉之錫異夢使汝有子孫  
 科翁壽當萬千翁年纔八十眎昔殷大夫僅乃十之  
 一渭川出處付何心獨探玄關深更深舞鶴山前春  
 色好靜對七峯長不老

題李立父高遠樓

君家百尺樓近在環堵室室處豈不佳暑溽厭煩鬱  
 著脚躡層梯心眼便超軼好風天外來佳月雲端出  
 清明湛空闊洞視了纖悉豈徒快登臨抑可驗學術  
 大哉天地心昭然本如日世人庫且隘動以私見窒  
 未能脫塵凡底處識微密羨君有斯樓發以靜春筆



知崇與禮卑二義貫于一燭理要高明履道貴平實  
庶幾足目俱不但窺髣髴工夫妙方寸豈假身外物  
此境未昭融此屋空突兀君看希聖徒陋巷暗蓬華  
以青氈與志道

衝寒暫行役遺汝以青氈要識夜眠處當如親膝前

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清温供于職清白保家傳小令多堪法

毋顓字畫妍獻之父于忠孝大節多可法字其未爾

### 壽外舅楊開國

大中大夫漢千戶子男一位周諸侯人生到此不易  
得况復寶帶懸精鏐雖然三者皆外物達人睨視如

雲浮天公最畜是眉壽七十從來已稀有堂堂王立  
仙遊翁歲比磻溪未華首碧瞳射人雙鏡懸曉窓貝  
葉聲琅然問渠那得許彊健陰功久在朱陵編願翁  
遨嬉更千歲做盡人間方便事却乘白鶴御丹鸞直  
上紫清朝玉帝

### 贈盱江張平仲希季

去聖既云遠至理日以冥言道指虛玄語性雜精靈  
正傳久蕪沒異學得魁橫卓哉周程張磊隗三代英  
妙蘊發天地微言昭日星後來紫陽翁抑又集大成  
煌煌八書訓謂論孟大學中庸太極西銘易詩也凜凜萬世程學者生



此時坦然有規繩但患舍康莊自趨柴與荆張君江西來頗嘗得師承敝衣雖懸鶉猛志欲製鯨袖出文一編其辭峻而清此士不易有歸歟更研精勿受俗學變而為寵辱驚貧者士之常未合寧躬耕高門謹勿謁養此氣崢嶸不見商歌人洋洋金石聲

送王子文宰昭武楚

樵川古樂國誰遣生榛管往事忍復言念之輒長歎子往字其人寄任良亦艱傷哉周餘民十室九孤鰥深心察苛養摩手蘇瘼癥願加百倍功勿作常時觀

又

熒熒匣中龍爛爛巖下電紛綸揮霍間生子百千  
雖然事幾微易矚亦易眩悞從快處生理向靜中現  
健決要安徐聰明貴韜歛潛齋有愚言或可代箴砭

又

百鍊或繞指粹白俄成緇有初諒非難其難在終之道心眇絲粟易為群物移不有精一功誰能勝惟危子今如玉雪瑩潔亡少疵願言保令德歲晏以為期

又

堂堂先太史一節貫初終况有壽母賢切切唯教忠承家諒匪易負任丘山崇可不日汲汲仰希前哲蹤



敬義兩夾持師友交磨礪餘事作詩人毋顛鍤句工

又

平時州縣間上下意苦異善書肘或掣有志奚由遂  
子今得所從展布有餘地兩賢更勩力萬物應吐氣  
相期召杜功奕奕照采世不須峴首碑自有樵川誌

浦城勸糶

陽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那知田野間斯人極憔悴  
殷勤問由來父老各長喟富室不憐貧千倉盡封閉  
只圖價日高弗念民已弊去年值饑荒自分無噍類  
幸哉活至今且復遇豐歲庶幾一飽樂養育謝天地

豈期新春來米穀更翔貴况又絕市無縱有濕且碎  
何由充飢腸何由飽拏累恨不斃荒年免復見憂畏  
我聞父老言痛切貫心肺行行至平洲景象頓殊異  
白粲玉不如一升纈十四問誰長者家作此利益事  
父老合掌言子文姓陳氏起家本儒生疇昔樂賑施  
憶昨艱食時巨室爭謀利米斗三百餘獨收七十二  
三都數千口受彼更生惠開庫質敝衣假此賙貧匱  
取本不取息所活豈勝計我曹非此翁父作溝中嗚  
吁嗟薄俗中乃有此高義吾邦賢使君愛民均幼穉  
一聞平糶家褒賞無不至或與旌門閭

浦城沈氏或與錫



金幣獨有穎川翁寵光未之被故作行路謠庶徹鈴  
 齊邃且俾殖利徒聞風默知愧並生穹壤間與我皆  
 同氣富者盍憐貧有如兄恤弟惻隱仁之端人人均  
 有是頑然鐵石心何異患風痺不仁而多財聚易散  
 亦易惟有種德家福祿可長世不聞眉山蘇盛羨光  
 傳記賣田救年荒生子為國器即三蘇父子也近世  
 三山黃長者家喜賑  
施子朴為  
 巳丑大魁不見南浦毛一惟利是嗜積穀幸年荒生  
 子遭黥隸天道極昭明勿作幽遠視誰歟為斯謚西  
 山真隱吏

挹仙亭

漢宮葦篋兒呱呱濟南梓柱陰扶疎富平家人正於  
 樂安昌帝師工獻諛子真東南一尉耳黃綬淒涼百  
 僚底手持短梳叩天闈義激丹衷淚橫皆翩然一朝  
 徑拂衣愛君無路空依依人傳九江已仙去吳門再  
 見是邪非神仙茫茫那可測上帝從來賞忠直天上  
 果有駮鸞人合領群真朝比極自從舉手謝世間千  
 年白鶴何時還玉簫聲斷杉檜冷祗餘丹竈留空山  
 谷口之孫古膚使亭斲青冥挹仙袂耿耿應懷貫日  
 忠飄飄豈羨凌雲氣我來快讀華星篇清徹毛骨風  
 冷然何當結茅最高頂一榻容我分雲煙



贈梓潼袁君西歸

君辭萬里蜀東游海之孺所挾大易數自謂探幽玄  
縱橫布籌筭妙若著之圓殷勤扣其說得數須得全  
人生穹壤間其孰司陶甄短長辨鳧鶴百一分夔蚘  
造物初何必賦受自爾偏數有饒與之定命誰能遷  
理則無虧盈一性各渾然顏跖偶壽夭堯桀非愚賢  
緬懷樂正子聖門得真傳全生必全歸此語星日懸  
予生故多竒榮祐聽諸天獨有任道心未死須乾乾  
君提空囊至又復垂橐旋豈嘗卜而來所遇非昔泉  
術工用乃拙為子笑且憐矢詩苦不多聊壓瞿唐船

會三山十二縣宰

皇皇造化鈞橐籥生萬彙林林滿穹壤異體實同氣  
痛癢本相關彼已當一視矧惟守令職休戚我烏寄  
盍推若保心睠焉撫孩穉橫目事征求往往學頑痺  
牀剝膚已侵鷹擊毛盡摯但期已豐腴皇恤彼憔悴  
近來二十年貪風日滋熾蒲萄得涼州西園闕成市  
環詹郡邑間太半皆汚吏民窮盜乃起原野厭枯肉  
哀哉罹禍徒念之輒揮涕天地忽開張清飈掃氛曠  
我乃於此時擁旄忝為帥顧慙老儒生蹇拙乏長技  
同官為僚友努力圖共濟惟聞古大都星羅邑十二



真西山文集卷之一  
十一  
豈無良大夫與我同厥志要如羔羊直委蛇自無愧  
勿為碩鼠貪躑躅乃多畏上方明黜陟我亦公舉刺  
民言即豐碑令問疾郵置黃堂一卮酒殷勤抒至意  
慎勿多酌余憂心正如醉

游鼓山

六月二日偕潛夫參謀諸友游鼓山飲湧泉  
亭明旦登天風海濤坐白雲亭追懷昔游愴  
然有感偶成拙詩奉呈并簡住山明師

嚴宸有追詔趣上太守符疲民未蘇醒還顧空孳蹠  
來尋靈源盟喜與佳客俱始酌清冷泉一浣丹墨迹

赴然煩溽中著身在水壺遲明陟危亭雲濤渺  
煙霏倏開闔峰巒時有無偉哉此絕觀雄壓東南隅  
蒼崖萬仞立四面環瓊瑤翠木巧蔽虧亭午清陰敷  
令人澹忘歸似到真華胥憶昨汎蓮日選勝邀朋徒  
摩挲巖上刻慨仰趙與朱舉觴酌且盟一節期終初  
重來三十年恍如隔朝晡並游四五人存者獨老癯  
有懷子陳子感歎為欵歛子抱明月終我方長涂趨  
顛踣懼不免儆省當何如願言祝同社著力相携扶  
禪伯亦可人新結峰頂廬老我故勸游軒冕非所娛  
會須脫塵鞿來依嬾瓚居



律詩

題來青館

軒窓幽雅主人亦好事不俗遺  
余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遺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響潺潺清魂便覺超塵  
世何況真栖巖石間

泉州貢院舉梁八詠

萬間貢宇舊巍巍更闢新楹廣舊規豈為儒生決科  
計要培宗社太平基

雲斤初運日逢甲虹影乍橫星值奎天相斯文兆先  
見不須佳識指金雞

棘闈曾闢大江東喚起秦淮兩螯龍況是此邦饒

彥何愁盛事不重重

江東漕司舊無貢闈丙子始  
之於清溪秦淮之上方興後間

有物蜿蜒如蜥蜴隱見不常或曰此秦淮小龍也  
丁丑漕闈陳君墳為省元建康吳君潛為廷魁

明年丹詔下楓宸定有英材起海瀕勉取梁公舊衣

鉢從今人說兩庚辰

前庚辰梁文  
靖公魁天下

梁脊伊誰姓氏題梅溪去後有蒼溪自慚拙守何為  
者強策駑駘繼駸駸

憶昔文闈創造初揮毫紀實有鴻樞乃今盛觀重輝

赫試問他邦有此無

貢院舊記梁文靖公在西府時  
作今曾公亦以倫魁位樞庭學

中士文欲援故  
事請記故云

簪橐聯輝三大老節旄相映四賢侯作成後進須先



進引領時流作勝流

策足巍科亦漫然當知致遠識為先丁寧莫負梅溪

祝名節岩堯共勉旃

和侍讀祕監餞行嚴韻任參

帝里參陪意最親聯鑣忽此為交鄰徐行得接雙飛

鳳驟別難留一角麟歸奏已趨天尺五寵光仍待月

重輪應憐留滯窮邊客晏歲嚴霜夜夜申未聯又云衆芳

政賴君培植莫忘辛夷與露申

送張曜之

遂昌張君曜之遊淮東謁予故人陳制參以

小詩二絕祖其行

風煙千里走淮濬寄語青油幕裏人麟閣功名須有

意乃心王室勿謀身

譚天之外更譚兵風角孤虛分外精玉帳不妨收拾

取絕勝下客著雞鳴

會長沙十二縣宰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脂膏供爾

祿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祗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

吏循今夕湘春一卮酒直煩散作十分春

長沙勸耕



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只為空言難感  
動須將實意寫殷勤

使君元起自鋤犁田野辛勤事總知要為爾民除十  
害肯容苛政奪三時

已看三白兆年豐更喜春來雨澤通從昔楚邦農事  
早好將人力副天工

田裏工夫著得勤翻鋤須熟糞須均插秧更要當時  
節趁取陽和三月春

聞說陂塘處處多併工修築莫蹉跎十分積取盈堤  
水六月驕陽柰汝何

回家拚取一春忙男力菑畬女課桑隴上黃雲穰  
雪暫時辛苦樂時長

鞠育當知父母恩弟兄更合識卑尊孝心盡處通天  
地善行多時福子孫

千金難買是鄉鄰恩意相歡即至親年若少時宜敬  
老家終足後合憐貧

健訟翻成產禍胎帶刀却是殺身媒爭先好勝災偏  
速退步饒人福自來

不教言語太艱深為要人人可諷吟把向田間歌幾  
遍兒童亦識使君心



別湯升伯

二十年前忝舊遊論交今日始從頭我如潦盡寒潭  
水君似天空明月秋夜雨幾時重話舊故山聞早共  
歸休臨岐贈別無他祝莫忘鄒陳為國憂

和趙章泉

天教一老立堂堂步武夔姍盡未妨元始故家典刑  
在北方正學派流長新恩已煥青藜照舊德行詢黃  
髮良多謝寄詩勤問訊自憐踈懶似嵇康

送永嘉陳有輝

永嘉陳君有輝潛心易學許以所著示余余

未及請而君歸矣拙詩贈行且堅再會之  
云

深山讀易如康節白首談玄似子雲肯學時流誇末  
技却於聖處策奇勳二圖君已窺微指十翼吾方媿  
淺聞君聞水心葉公言十翼非孔子作嘗  
質疑於某晚學不敢斷其是否故云得意春風  
重過我綠波清夜話羲文

題黃氏貧樂齋

濂洛相傳無別法孔顏樂處要精求須憑實學工夫  
到莫作閑談想像休

道鄉曾舉龍門話認作玄關透悟機儒佛差殊真眇



忽請君參取是耶非

閑吟

閑中意趣定何如靜把陳編自卷舒  
希聖希賢真事業潛天潛地細工夫  
林泉有分吾生足鍾鼎無心世味疎  
政使一貧真到骨不妨陋巷樂顏癯

淨豁持鉢求度為說偈言

一真不昧人中佛五戒俱全俗裏僧  
必待方袍與圓頂維摩龐老又何曾

淨豁讀罷白予曰如此則不須受度矣遂說  
偈云青編讀後方為士黃牒頒時始是官不

拜皇朝真爵命要行所學也應難余謂解請  
青編便無黃牒亦得淨豁志在求度只得恁  
麼主張併為之畫以勸施者

賀外舅轉官

黃山桃李開春風曾見先生化育中  
經界力行師孟子井田有意復周公  
幾年凋俗成佳邑一旦新綸賞舊功  
明主已知材智美渭川行起釣璜翁

壽楊蘇父

壽日將何勸壽卮不妨拈出去年詩  
大生皆自微陽起百善端從一念基  
身欲寧時須主靜幾纔動處要



先知老來自笑無新句那得仙翁一解頤

贈夏宗禹

夏君宗禹示余以陰符悟真講義嘉歎之餘  
為賦二絕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為明時立雋功做了玉関班定  
遠却陪芝嶺夏黃公

丹經千卷浩如林妙訣無多底處尋但要靈臺常似  
水自然元海會生金

贈葉子仁

上饒葉子仁為人推算箬占徃徃如破的哉

乙酉予方在從班子仁以書來勸補外甚力  
未幾果去國進退得喪豫定如此子仁之術  
亦竒矣哉茲來過予衡茅為賦小詩三絕因  
以自釋云

易象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更諄諄只今誰似君平

術唯有南陽賣卜人子仁每推論五行輒以善道勉人如孝弟忠信清心寡欲等語

未嘗不懇切言之故予以為有君平之風

花正紛紅俄駭綠月總掛壁又沈鉤世間萬事都如  
此莫遣雙眉浪自愁

知天焉用尤臧氏有命何須主瘠環若向此中能照



破許君已透利名關

贈徐碧鑑

人言得罪為狂踈若論狂踈罪不無亦既自呵還自  
笑只緣骨相合崎嶇  
論命豈能修造化相形那解脫頭顱知君藻鑑真超  
絕試問窮通改得無

題黃君貧樂齋

飯疏飲水復何求道在胸中百不憂參取章泉克齋  
句底湏樓上更安樓

贈張童子

虎頭燕頤及鳶肩自笑都無一事全惟有數條瓜橫

骨尚堪山澤作臞仙如瓜骨出倫書

聞君早號張童子顧我初非韓退之可惜浪拋洙泗  
業只看風鑑學希夷

贈邵邦傑

邵邦傑妙絲桐之技又善寫神西山翁嘉之  
為賦絕句

五寸管能摹造化七絃琴解寫人心平生不作麒麟  
夢且聽高山流水音

壽楊蘇父



誕日娛親始是榮如君慶事世難并名園春滿三三  
徑眉壽天開九九齡帝渥頻霑新誥紫雙親即日文  
兩膺封叙  
階重煥舊醴青玉杯從此年年把笑勸樽前兩福星

壽陳宰昉

花種河陽未十旬和薰四境蚤如春試看條教頻頻  
下字字無非育物仁

為民一念徹淵泉蔬茹餘旬始籲天歲事豐登鄰冠  
熄乃知感應鼓桴然

詩寄淮西王路分

止哉貔虎三千士靜掃鯨鯢百萬餘若使人人似淮

右笑談真可滅狂胡借韻

贈吳景雲

昭武吳景雲善篆工刻為余作小印數枚奇  
妙可喜因有感為賦二首

錕鍔切玉爛成泥妙手鐫銅亦似之若會此機來學  
道石槃木鑽有通詩

腰間爭佩印累累真印從來少得知不向聖傳中有  
省黃金斗大亦何為

送曹晉伯令尹之官

湏江壯哉縣誰遣莽成墟舊觀嗟難復罷民苦未紓



手摩應切切鞭笞盍徐徐賴有賢邦伯當令子志攄

又

此邑吾鄰竟嘗聞歎恨深有田盡增稅無楮可為衾  
願布中和政毋懷忿疾心歸田當有日好聽宓生琴

賦

魚計亭後賦

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已  
有簞瓢之樂天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圃田居一  
日飲客於斯亭之上超方羊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  
將也日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綠淨炯儵魚之成群

闖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  
月之沈鈎倏深潛乎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  
其遠逝也似見幾而知警先生聽然心曠神怡諷小  
字之雄篇哦稼軒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  
何計之為子固非魚矣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  
為有計邪子將詆予之欺謂魚為無計邪吾亦笑子  
之癡盍亦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  
思乎粵自太古邈淳風離勇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  
能而徇竒苟一餉之可樂快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  
允臧卒反蹈乎危機偉南華之著論將警言愚而覺迷



富貴人所嗜則媿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况之文犧  
 為利而鬪則爭地之蝸呂智而死則剝腸之龜獨魚  
 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述鯤化於天池  
 小則玩儵游於濠上蓋其為物也從容夷猶逍遙閑  
 放靜則以蘋藻為室廬動則視江湖為尋丈不借潤  
 於嘘濡而相忘於沆漭任公何所投其轄豫且何所  
 施其罔此其所以為得也彼區區之螽蟻方且娛暫  
 安於股鬣饕微腥於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  
 欲之誘人甚香鈎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猶或避而  
 全軀人固靈於萬類廼昧筍而蒙衆曾所得之幾何

顛冥於畏塗此系棋危撞之喻宇子所以慨然  
 長吁也睠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聶付萬事於浮  
 雲獨觀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差身閑而心逸於  
 是客憮然自失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闕其萬  
 一乃相與酌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一以昧與鯽增若增不映魚鱗之東出  
畏容無燕自夫曰夫主之言至矣對何足必關其萬  
雲對鱗魚必為日燭平信之甚或甚良聞而心逸  
其和也非海主之無庸幸頌世之靈雷甘滿軍其  
靈真其界空地來其或對之會字于所以謝燕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對越甲藁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時為太學博士通謝使許舍人奕以是口

門出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  
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啟睿謀迄殄  
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  
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  
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



晉其執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媢則為和也難况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口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開我之情而滋媢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

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而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歆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机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蕲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隣



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  
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  
秦之力能亡六國耶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則當  
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  
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脩否元  
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  
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  
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  
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  
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

四方萬里咸服美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  
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  
國執日強虜自退聽柰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  
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  
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  
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我者太  
重一箇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  
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  
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  
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



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  
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脩德  
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  
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  
如是而國執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  
微乍對清光輒竭髦髦之思惟陛下財擇

二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顛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  
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  
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

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  
時以寬閑博大養士氣以庶耻節礼淑人心國有大  
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  
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  
僭盖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  
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  
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盖惟  
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謹之  
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  
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盖出



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  
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執怵者則  
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  
橫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  
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  
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  
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  
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讎有如至  
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  
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

忠良之士片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  
潔已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  
為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  
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膏直  
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頑頓亡  
恥為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  
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皂隸稍掘寸權則輻  
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  
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  
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



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  
為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  
之務疇先於此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  
勝至願尋得  
旨依

三

臣恭惟 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度獄藹然有 祖宗  
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之間  
猶有亡辜而致死有辜而逃刑者推原其故豈非典  
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  
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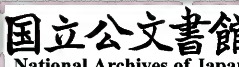
而非其人則委成於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為  
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  
朝雖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臯陶不過憑  
已成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未流何  
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  
如特奏之授官胥吏之補官入粟之拜官其間非亡  
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路易啟精明廉  
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願使居典獄之官任民  
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  
特恩授而有里之宰胥史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間



蓋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  
臣願陛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  
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閑陞及  
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為獄官者委監  
司守臣擇人保奏而易其任待闕未上者改注他官  
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主  
之數其賦污不法者令所屬按劾重寘典憲蓋注授  
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  
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倘  
臣言可察乞付有司詳議施行得旨送部勘當尋施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時為校書郎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貢  
言陛下不以為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進瞻天  
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實有辜臣聞董  
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  
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  
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竊惟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  
縮職獲觀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省荐至兩旬之間  
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焚惑失





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已酉之夕留守掖門謹告丁  
寧可謂至矣而煌燭餘孽寢寢復生 陛下恭儉慈  
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咎證遄臻臣愚無知未測  
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傲敬使 陛下君臣之  
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  
陛下財幸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  
風從西南來翼奉以為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  
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為親譏曲直不分之應今 陛  
下登崇者哲褒顯忠良所謂說邪萬無此理然臣竊  
慮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雖退

斥而僥倖未盡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  
塗尚狹而忠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願  
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  
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  
抑近倖臣聞之傳曰陰氣之精凝而為雹故劉向以  
為陰脅陽之證孔季彥以為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  
凡妾婦乘其夫臣子倍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  
國皆其事也求之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觀近者一  
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職驟  
異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習之私耳



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絕之乎夫陰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臣願陛下遵仁祖之規貴大臣以杜衍之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替消陰盛之譴則升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南方為禮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廷熒惑守之為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畏自將動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群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視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證昭然可攷臣願陛下體重離之照炳獨斷之明察事幾於朕

兆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使姦邪不能壅蔽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威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虐取民之所致漢光武元年蝗蔡賂日章州郡監司掎克取媚愁苦之氣干盤陰陽餘毒遺殃殆今未歇比者固嘗遴監司之選重賊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尚多苞苴餽遺者未戢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可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景公一言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電而躬親禹幾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治之效于今可睹陛下誠能



側身修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燮理於其下則轉  
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焉夫天人一理感通  
無間民氣舒慘則天心應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  
謂極矣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者饘粥弗給既斃  
者亡所蓋藏 陛下軫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  
行未得其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  
災沴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亡幾  
誠恐風傳過實或誤 宸聽謂麥熟為可恃而不復  
廣為振揀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斥肉  
帑封禱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飢是亦振揀之一端

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 陛下倒垂之急近在目前  
幸哀憐而亟揀之庶幾人心可回而天意自解不然  
愁嘆日滋變異日熾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  
當萬死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二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請蓋  
將勒成大興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  
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有傳述臣恭惟  
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寅之秋肇履大位蓋出  
於 光皇付託之誠 憲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寔奉



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臣伏觀王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侂冑之意而夸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昔紹聖中姦臣用事被宣仁以奪嫡之謗加蔡確以定策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今陛下躬膺祖宗禮樂之重而簡冊所記顧歸功一實替之小臣傳之萬世何以為法况凡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倘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藉口以逞其私紹聖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聖五年以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曆

政記凡涉誣罔悉行改正陛下既俞之矣歷時久必已成書臣願特降睿旨命國史實錄院具所修事節上之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王牒會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聖朝揖遜之美下以杜姦黨窺覷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熙寧中王珪建言國朝會要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然止脩至慶曆三年又當時亟欲成書又欲廢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吏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曆四年以後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可其奏迨書成自建隆迄元豐僅三百



卷紀載最為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 皇帝會要自  
紹熙末至嘉泰初財八年耳而為卷已百五十迨欲  
廣其部帙之過觀珪所修臣僚論奏止撮其要今或  
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遣語涉俚近者亦  
或未皇剛潤臣恐難於傳遠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  
年以來凡八載矣 朝廷行事可紀甚衆必俟有  
旨修進然後併行編摩倉卒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  
容纂次之為得臣願特降 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  
其屬其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 神  
祖可王珪之奏庶幾 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

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黷冒昧  
聞取進止

庚午六月十五日 輪對奏劄一

時為秘書郎兼  
學士院權直

臣恭惟 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已敬天  
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氣蟠塞穹  
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喁喁之望日後有秋乃仲  
夏以來常陰為沴淫雨連亘閱月彌旬間嘗開霽旋  
復靄靄湖水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  
畿州縣被災者廣或頽城郭沒官寺毀廬舍溺人民  
決壞堤防滄浸田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



也。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柄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旱暵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螟蝗燬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况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悟宸衷，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陛下惕然，祇懼禱祠賑卹，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洞開，臣愚竊慮陛下狃於目前之應，不復推原致異之由。天意靡常，尤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為陰盛之所。

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修之言蓋為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為災。否則陰盛而忤陽咎證之來，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陛下聖性澹然，因無便嬖女謁之累，然除授命令間煩特旨，寅緣請托，侵紊成憲。尚或有之，倖門既開，奔湊日衆。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沴所為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淑慝，國論嘗一定矣。衆



正在廷元氣克實姦邪之黨尚肆窺覷一二年來俊  
賢耆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退倉猝皇遽  
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寢不自安而窺伺者  
益衆矣 朝廷紀綱寄於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  
聞諸道塗顧猶有不得其職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  
臣恐憚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為而作也  
戎翟更成既難遽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嘯聚  
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執也使 陛下帥守得人  
監司得人撲其燄於未張一巡尉力耳柰何擁兵之  
帥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啟倖功之念養成難

疽馴致決潰乃始草薙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  
於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或者幸其納降曲意招誘  
不知損威喪重適啟姦心二者蓋胥失矣寇虐肆行  
流毒甚慘磬罄之衆籲辜于天此又陰沴所為而作  
也抑臣聞之涉於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  
焉漢儒之言厥有深指今庫下之田既厄於水設不  
幸七八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於成飢饉  
相仍愁嘆滋甚豈獨峒丁逋卒能為患哉此者三衢  
之事蓋可鑒已 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思君道  
之當修秉持乾剛法象天德開公正之路窒邪枉之



竦使裏謁不忤于朝外言不納諸相以絕近倖侵權  
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讜使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  
而貪邪巧佞不得售其私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淮甸  
創殘之餘遘東良牧寄以赤子之命招輯流民咸俾  
奠居收瘞遺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間寇孽方煽申救  
帥守戮力同心仍遣王人御命督護整齊師律激勵  
士心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則積陰之沴庶乎其可銷  
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  
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今災異頻仍  
響應甚著陛下可不亟加聖心乎臣以疎庸備數

文館 睿恩拔擢俾攝禁林憐憐愚忠冀一吐露久  
矣幸因進對敢竭翬翬之思意切言狂惟 陛下裁  
赦

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  
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  
天常墮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  
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  
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  
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



之懷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 紹興之際以  
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  
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  
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  
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  
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  
為當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  
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  
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 陛下更化以還至公  
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 朝廷之

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  
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  
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 陛下留神反  
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特為著  
作佐即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  
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  
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  
也刑罰以聳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  
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



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飢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迺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

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遽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克然荐飢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卹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廷屢薦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檜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



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天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由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二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傑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有難艱之

擾也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

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况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起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捍之氣而達鞞小夷歛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誦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鞞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眾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大馬戕民命如草管人情携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



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救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徼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峴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熙自謂無虞

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書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



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疆尚當賓服况於  
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  
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  
忿鬪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况欲乘人之敝  
以僥倖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  
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  
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 陛下日與二三大臣  
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讎恥可忘勿為  
親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  
以結民心獎忠寔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

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其  
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執自尊敵人  
自熱則乘机取勝可以制蚌鷁之危養威俟時足以  
保金湯之固矣惟 陛下無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三

臣伏見 朝廷以楮幣過多折閱日甚舉積年之弊  
而一新之其為利至溥也然臣竊聽道塗之論尚慮  
四方郡國之間未能悉體公朝之意奉行頒布一或  
不虔其為民患蓋亦非一臣嘗官於州縣每觀詔令  
之下本為利民而吏於其間並緣竒擾民未拜賜而



害已隨之承流宣化之臣有未嘗過而問者雖詔旨  
丁寧毋得抑配而抑配自如毋得搔動而搔動自若  
許民庶以越訴矣所能赴愬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  
矣果能舉按者何事此臣疇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  
鬱於上達上澤壅於下流積習相沿非一日矣今新  
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縣推行唯  
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亡弊或頒降有  
限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齊民或胥吏要求抵給豪  
富之家而弗及下戶或創局亡幾惠止城邑而田里  
未免見遺或爭奪紛拏誑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

自非守宰得人區處有術則其為害殆不止斯也嗟  
之聲所在必衆且神臯輦轂近在闕庭舉行之初尚  
多惶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  
設有弊倖何由上聞群情嗻嗻感動和氣非細故也  
况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之人齎持  
舊券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  
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臣愚伏望申放明指戒飭監  
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為區畫俾實惠及人而無換易  
不行之嘆庶幾詔令之下不為空言寔天下幸甚  
得旨

依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

時以軍器少監班

右臣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祇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

妄議

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况禮

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孟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放避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群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宮菲食為難况於畏威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強苟塞已責徒揜外觀以此



動人猶且不可而况於天乎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  
異其占為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故相距才九  
日而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  
而陛下不知戒於是傲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  
我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惓惓也書曰惟  
先格王正厥事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  
政勉進君德毋以泰安養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  
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銷惟天惟祖  
宗所以望陛下者寔在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  
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爾奏事

時為起居舍人

臣伏觀陛下更化之始首下明詔求直言又詔近  
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震霆如覩白日臣時備  
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為自今言路大開將復見祖  
宗盛時氣象矣而五六年來士風選悞無以大異前  
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  
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  
人皆莫己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  
欲為而忌人之言今陛下恭已責成未嘗有自用  
之失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群臣觀望



莫敢盡言者 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擅政  
十有四年諛佞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朱熹彭龜  
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  
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氣血雖傷而未至甚  
憊也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  
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  
盜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  
言雖布衣芻蕘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  
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  
持豈易為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群賢皆得以忠言

自奮則精神丰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兼旬遺補之官  
以言罷職是疾方小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  
歛起嘉泰開禧之沈痼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傅伯成  
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  
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方其去也 陛下皆華之以美  
職畀之以大藩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  
之常情易媮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  
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 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  
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諛諛以賈禍且侍從之臣以已  
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矣集



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群臣溫恭有礼然從容諮訪罕聞王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閒遇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卻或至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自今所朝賜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闕遺仍詔宿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

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過為祕密不暇參酌群言計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未究有如楮幣鹽鈔尤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下儻凡皆若此欲求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以漢廷雜議為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興之烈而宰臣裴均充能獎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均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盛君而裴均為賢相



問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  
好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  
心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  
之擢李藩姪阿苟容者如裴垍之責嚴休復使人知  
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  
以孤生蒙 陛下擢掌內命四年于茲近復叨塵誤  
恩進侍螭陛有懷弗吐臣罪奚逃故於進對之初不  
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輒冒昧極陳其愚惟 陛下垂  
聽取進止

二

臣既勸 陛下以容受忠言今願以忠言為 陛下  
獻竊惟今日閔國脉盛衰繫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  
事乎維我 祖宗有國以來所以保天命結人心者  
其道非它曰不施重刑不事厚斂不行苛政不用酷  
吏而已 列聖相承世守弗易是以德澤深長於天  
無極太平之久遠過漢唐 陛下聖性寬仁率由祖  
訓更化之後偃兵息民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楮  
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佑籍徒流所在相踵而  
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斂始及民矣  
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之說



逞腹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指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為之令曰當估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今之州縣間務為新奇創立科調迺多出於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沒入者矣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朝廷之令所無也拘鹽商之舟朝廷之令所無也以產稅多

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無也昔者寧新法之行可謂嚴矣識者猶曰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今朝廷之意本以便民而奉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體國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徧知臣聞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大約田幾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征稅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湏又不在是安有餘貲可市券而藏褚乎况閩之為俗土瘠人貧號為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見楮價



驟增遂指以為新令之効臣竊謂不然迺者朝廷  
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供純許用券以一歲計之  
為數幾二百萬官之用券既多則民之視券亦重蓋  
將不強之貴而自貴不迫之藏而自藏矣况民之輸  
官者錢楮各半是朝廷輟見緡予州郡者亡慮百  
萬稱提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為科配乎殿今四  
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公朝之令  
陛下與二三大臣聞其為害至此亦必惻然更張不  
俟終日况特出於州縣旁緣之私何憚何疑而弗採  
之乎臣願陛下渙發德音明勅諸道監司守臣體

認 國家更幣便民之本意凡於詔令之外創意妄  
為託名奉法定則壞法者悉從蠲罪其尚有嚴刑厚  
斂肆苛燒而恣貪酷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寘之罰  
庶幾安元元之生以壽 宗社之祿實天下幸甚取  
進止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

越上

無幾安示示之其以書 宗師之親實天下幸甚  
煥報書熱心忠食語昔今蒙時檢察心聞重實之置  
為指次奉表哀願懇求昔悲於臨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對越甲藁

奏劄

輪對劄子

二月十一日當對已草就  
初八日改除右史不曾

臣伏覩 陛下以郊禋慶成天地報况思與元元同  
其祉福酌議臣從厚之請九厥恩霈加隆於舊德澤  
洋溢延及群生物情熙然盖庶幾乎升平氣象矣抑  
臣聞之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堂為之不  
樂四海之廣匹夫弗獲聖人以為已憂頌者 朝廷  
以楮幣日輕改行新令慮士大夫奉行之不恪於是



威之以禡奪竄斥之刑慮民之虧減牟利於是倣之以沒入家貲之罰蓋亦大為之防而欲其無犯焉耳中外有司苟能體認 朝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為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諸所聞迺有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國而以誤國効者或因僚屬之讒而不究其實或因豪強之謗而輒徇其私是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至若籍沒之行尤多濫及蓋有胥吏利其多貲而因以傾奪者矣有閭閻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矣夫估籍之禍甚於刑誅雖酷痛止其身貲財一空盡室溝壑令乃不量其重輕而

驟施之亦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德洋恩霽之時顧未免有向隅之泣者此亦 聖朝所宜矜惻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稽參衆論凡州縣官有因奉行新券為監司守臣按劾追削居住其倚法漁利重為公私之蠹者自無足議其間咎犯稍輕及止綠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郊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估籍一節雖令申審然展轉經營縱幸獲免已亡其半謂宜明勅監司守令自今民間有違犯約束諭告弗悛者止當嚴寘典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廣 聖朝惟新之澤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既



弛令愈不行臣竊以為不然今四方郡國蓋有未嘗  
劾一吏籍一民而流通無滯者亦有操切太甚物情  
愈劾而終不可禁者此在有司推行之工拙耳况臣  
所請止歆罰當其罪而開釋無辜非歆蕩然撤去禁  
防而後已也儻臣言可來惟 陛下留神

直前奏劄一

癸酉十月十一日

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虜有必亡  
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今其強敵外攻大臣內畔  
戎酋廢殞骨肉分爭敗亡之形蓋甚前日臣愚竊謂  
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為憂而

以為幸也夫女真腥穢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  
墮在蒿炭臣知天意慘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  
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  
定也又曰惟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言夏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  
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文王  
者故天命之為中夏主也今天厭夷德甚於獨夫受  
之時而堂堂中原寔宋舊物 陛下誠能進修聖德  
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上帝監觀當必有睠  
焉南顧之日則雖因時俟寡光復土宇臣猶以為易



若夫天時雖應而人事未修補首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虜滅一虜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欲燕安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為難蓋嘗深惟今日之執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迺將至之休臣不揆狂愚敢條為六事以獻惟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為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願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來咎證荐至二月宜燠

飛雪沍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靜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吳則象緯猶告愆也有一于斯皆宜儆懼而况重之以雷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即下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群臣邪正何由徧



察雖震懼之言不絕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為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褻而不嚴則愛有時而弛翫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率也昔商周君臣更相啟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

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疆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執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論言守悶悶之家法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鼂



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  
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况不為二子者乎漢  
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  
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  
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  
也為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  
不可謂良法 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  
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爭  
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註  
誤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此往者

明詔丁寧毋得擅籍 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  
貪官污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冤已甚之人間  
能奔朔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 詔擅籍者  
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為群情囂囂不  
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疆者至欲割  
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  
安便為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  
朝而可罔以非道執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臣  
願 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  
未便者勿釋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  
六  
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鐸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之為安今之有司知為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勇椿蓀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八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鏹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徃徃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迫而濟今有餘

之家窘於科欵摧於告許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為生故有省耕省欵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曆于官也有給曆錢其驗視于官也有繳曆錢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飭儉為慮可勝計耶臣願陛下霑然下詔申敕有司削非法之狂狴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虐用五刑者



苗民所以殄厥世昔我 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  
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  
專戮之弊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  
天覃及百世 列聖因之為法益備急故入之臯寬  
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師  
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 陛下天資寬恕同  
符 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思所以將  
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  
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狴犴比也  
間者蕃舶之誅株連頗衆幽鬱所感淫雨為菑

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 陛下欽卹之心臣  
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  
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  
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  
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  
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  
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 臣觀比來  
漫相承倣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  
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  
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拯民命延洪國脉其



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  
怒為心故有罰臯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  
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  
間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臯人自無詞  
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劾來上未盡至公廼者  
朝廷蓋嘗原貫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傳參物論  
若其倚法牟利賊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  
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揆  
諸人情宜自可貸之域又郊霈之行今將暮歲湛恩  
正濺草木為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間有未被前

者其間臯稔惡盈名墮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  
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  
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  
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  
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  
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  
而况今乎然嘗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  
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之將興不在疆兵豐財而在  
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  
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陛下告也或者



以為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爭信  
為天之右漢矣高澄侯景之隙獨非天之禍梁乎今  
虜之存亡大執可觀雖吾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  
然失火亡後執有相及應疇一誤何事不生安危之  
機殆難預卜為今之計獨有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  
苟相焉何鄉不濟伏惟 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  
時之易失日與輔相惟懷永圖屈已而受盡言親賢  
而遠不肖凡所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  
日附根本日疆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  
也雖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况事變之  
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陛下留神毋忽

二

臣竊謂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連要  
害者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  
蜀居上流寔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  
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蓋有成算矣臣敢以蜀事  
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屬長安百二之執天下有  
變則豪傑之所必爭今虜為達鞏所乘悉力以備燕  
晉而秦之地必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



而竊據邠岐汧隴遂為戰場虎鬪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蓄材待用寧過於有餘毋失之不足臣觀寶元慶曆間西事既興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邊境陝西闕帥則就命韓琦延安闕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机蹉跌之虞有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預蓄人才之效也今自東南持麾節以往者選用不為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智畧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先朝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饒

狀之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茲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為急臣妄言有辜惟陛下赦之

貼黃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晝墮占者以為覆軍流血之象分雖在晉壑實在益故臣妄謂蜀之邊備尤宜致謹而儲蓄人材尤邊政之大者伏乞睿照臣恭聞淳熙間有太府丞勾昌泰者獻言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安危或疾病遷改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為利



害之機願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於蜀令作安撫  
一旦制置有闕便可就除寔思患預圖之策 孝  
宗皇帝諭輔臣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  
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時不至闕  
事大哉聖謨誠可為萬世法惟 陛下財察

使還上殿劄子

甲戌二月一日

臣等非材蒙 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朔庭  
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然久駐淮壩日聆邊報  
或云達靼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之兵方窺秦隴  
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縞素之師

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  
夙夜以思有當勤 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  
臣聞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  
微有足畏蓋昔者五湖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  
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  
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  
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  
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畧同而成敗以異者豈  
固有幸有不幸哉蓋宣光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  
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執竊以



為深可慮者三亟當為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遺孽驟興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之民扶携老穉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場拒卻使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執未已蓋其仍歲荐飢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若一切拒絕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群行之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舊酋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此者改圍海州距吾並邊材數十舍倘其粗能自

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尚易為力萬一外夷志必歆滅元頽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兔犇豕突迫吾邊垂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為戎狄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執必不支萬一遂能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卻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嗾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



一六四  
文集卷之三  
一三  
亟當為者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事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  
慮然未至豫言固嘗為慮若其已至又無所及况積  
薪歆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扞圍之臣往往  
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將以鎮安物情也獨  
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  
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孰若圖倉猝之深  
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襄為根本  
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疆兵重

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符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  
闕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  
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荆襄置三  
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  
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師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  
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  
成矣綱之言政今日所宜用也臣等間者自楊而之  
楚自楚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  
無際重湖陂澤渺漭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疆  
忍亡吳兒驕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



形執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  
為大江之屏障使疆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  
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壑不  
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  
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但思  
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猶咽喉見搯於人而欲  
與之角藩牆高鑄為盜所冇而欲保堂奧之安亡是  
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  
區要萌之故今事變一新正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  
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

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掎克自封選悞不立者易  
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  
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  
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脉絡相  
聯有貫珠之執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  
執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顯為一  
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  
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歆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  
待糧饟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盤石之基立則退足  
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



家之深忌今女真與達韃相持蓋非一日戰鬪離合  
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  
答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  
此推之它可槩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虜巢摧陷之  
報質諸戎師亦復謂然殆次修門其說又異夫敵國  
存立茲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  
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  
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繇此  
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顯任遣間之責事之驗否  
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實此亟當為者

也臣等區區本亡竒策獨念將命之初遠去一殿  
陛蒙 陛下溫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  
罄竭愚忠期報萬一惟 聖明裁察

直前奏事劄子

甲戌七月二十五日

臣不佞蒙 陛下擢司記注日侍 天光在庶僚中  
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  
實有辜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 闕庭敢不亟陳其  
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韃侵陵徙巢于汴此  
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韃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  
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



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  
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達韃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  
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  
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  
之充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  
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  
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  
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為福  
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  
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

苟安之計也 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執日張人  
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 陛下以苟安為  
志鄉則國執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  
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  
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  
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延  
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為 陛下陳之古者  
一士制百萬之師一賢止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隋不  
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七周行號為多士然  
漢儒所謂骨硬者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



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而已成柄鑿論議小激則目  
以譎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  
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  
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不以招麾為去來  
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  
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曷呂  
之執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  
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  
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  
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

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  
為也 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  
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  
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  
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  
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羨於錢塘  
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  
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鬪於中原狐狸  
嗥於境上危机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顯行  
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



姑綴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繼自今常  
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 陛下日旰晷朝惟大  
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  
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  
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  
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  
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  
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  
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 朝熙  
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 神宗乃以問

韓琦富弼 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  
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 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徑忽  
然無一事不采人言 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 紹  
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  
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  
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碩以廣謀從衆為  
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  
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 明詔以虜徙而南寔迫吾  
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為定論書  
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孤



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已之闕者  
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  
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為自立之本  
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  
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  
心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  
以示民非欲以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  
奏迎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禱者未聞牽復之期  
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薦紳之論疇不齎咨臣願明  
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

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  
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  
媿則用刑深於刺骨矣我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  
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  
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器與名當斬  
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斬則勞能者缺望頃緣  
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偽所以別真而矯枉  
亦虞過直今邊堠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荆襄  
兩淮之人賞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  
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



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  
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  
可發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為憂急於汰遣方其例  
予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愉快一時皆用既空搏  
手亡策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為姦懦者丐乞道塗  
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  
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  
軍容濟弭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懷民  
流離有司振卸失時死亡畧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  
凋殘未復生聚絕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

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裳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  
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 朝廷深念保  
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氓之心北境遺  
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  
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  
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  
相率內附者自湟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  
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執有必然臣恐  
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  
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



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毆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鸕獺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祐祖述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况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寔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隣國之民，則

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殺，教閱弛廢，衣廩削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趨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權，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拔，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培欽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苴之路，絕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



之歆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李綱建議以為歆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監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墾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鬪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 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

關 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 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 孝宗所歆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此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淝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痺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



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款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

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區區坐守江壩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為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



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許  
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  
之家計可成而 朝廷之憂顧可釋也 陛下所當  
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  
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  
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  
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  
知吾易與潛啟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  
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象  
敵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當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

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  
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  
漸不過如斯盛明之 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豈應  
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  
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 聖明財察  
貼黃臣竊惟汴都者我 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  
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  
也今垂亡腥臊之虜迺得竊而居之伏惟 陛下  
赫然發憤思 列聖所以得之守之之繇考 宣  
和 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



莫不由於用君子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  
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  
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既以移巢來索弊之  
報必將踵來其在 朝廷允宜審處以臣愚慮苟  
能顯行止絕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修戎備予以  
激士心而褫敵氣此上策也命疆吏移文與議削  
比年增添之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  
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幾無策矣蓋今遠夷羣  
盜交馳中土安知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女  
真彼之深仇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

之威為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  
端致寇之本也惟 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未  
形宗社幸甚 是日讀至此段口奏云虜人既有遷  
都之報旦夕必須未索弊臣竊以為  
不可與 上曰不當與 王音頗厲異於常時未  
幾對境果移文未索丞相史某奏云從臣劉和李  
珪皆有文字謂不當予幣取自聖裁 上曰真德  
秀亦曾說未時十一月也去德秀直  
前之日稍久而 聖心猶簡詎如此

國子祭酒林信言子恭父閱畢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